

## 第二章、早期的開拓

### 第一節、清領時期拓墾

#### 一、拳山堡拓墾背景：

台北盆地南緣地區，清代屬拳山堡，山脈綿延，靠近番界。這一帶生番屬屈尺番，即分佈於烏來屈尺一帶的泰雅族（註14）。烏來泰雅族出入於台北盆地南部山區一帶，剽悍異常，時常出草（註15），沿霧裡薛溪(今景美溪)南北兩岸，自木柵到深坑一帶，番害十分嚴重。見圖（2-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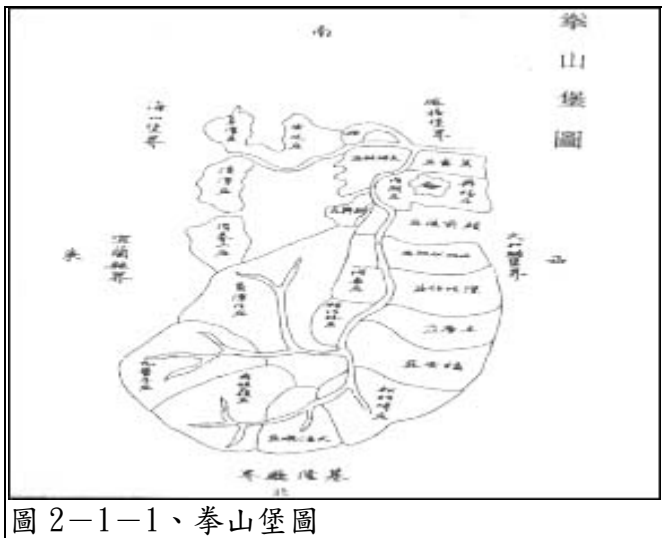


圖 2-1-1、拳山堡圖

深坑地區和拳山堡的其他地區(景美、木柵、新店、坪林、石碇)一樣，在清代都屬平埔族秀朗社所轄，他們是屬於漢人所謂的熟番。根據文山地區的古契約顯示，秀朗社常和雷朗社混稱。原來雷朗社為雷里社和秀朗社合併而成（註16），雷里社的社址在加蚋仔庄（今台北市雙園區），秀朗社本社在新店溪上游西岸挖仔庄（今新店市柴程里），平埔族則自稱War社（挖仔社）（註17），後在乾隆年間，秀朗社遭水災致耕地縮小，所以部份社民遷到今日秀朗地區，此時雷里社亦因加蚋仔庄的興起，受到漢人人口的壓力，社民人口漸少，雷里社與秀朗社剛好隔河相望，在雙方人口均不多的情況下，促成了雙方就近合併，成為雷朗社。

「土目」與「番業戶」是當時漢人來到深坑開墾時，必需面對的重要人物（註18）。因此地屬秀朗社(或雷朗社)地，漢人如欲開墾，必須先得到土目及番業戶的同意，並給予相當的代價，才能取得墾耕之權。雷朗社土目東義乃，其子君孝，孫君孝仔、潤福等人，是漢人在台北盆地南半部開拓時，必須面對的重要土目及番業戶。此外，韓敬元與潘光輝也是不可忽視的番業戶。深坑萬順寮溪南，最先時是由東義乃招漢人來開發的，其子君孝，又招漢人開墾大坑；東義乃的孩子君孝仔和韓敬元，在溪南墾拓中，是重要的番業戶，韓敬元還實際參與墾拓（註19）。

早在康熙末年拳山一帶，尚未開闢。雍正七年（西元 1729 年）先有廣東人廖簡岳渡海來台至淡水，見內河平原遼闊，遂溯溯溪而上，至拳山堡，以荒埔平坦，可供開墾，乃招同籍鄉人墾之，當時與當地平埔番族秀朗社發生衝突，傷亡甚慘，於是與番約和，墾務漸有進展，並築圳灌溉水田，景尾街（在現今台北市景美區景南、景行二里）東之霧裡薛圳（註 20），即當時所墾。

乾隆元年（西元 1736 年）福建安溪移民，從淡水進入此處，恃眾與廣東人爭地，廣東人不敵退去，福建人既佔領其地，乃大規模開墾，建公館街（在現今台北市景美區萬盛里）於新店溪畔。當時泰雅族對進入此區的漢人威脅甚大，造成當時的漢人進入文山區甚為不易（註 21）。清乾隆二十三年（西元 1758 年）時，這個區域內已有大坪林庄、萬盛庄、興福庄等三村落，然而對泰雅族出草獵首等的威脅與抵抗，清廷遂把萬盛庄、大坪林庄、興福庄等拳頭母官莊外之地，包括木柵的部分、深坑、石碇、新店部分、坪林交由秀朗社（或雷朗社）管理（註 22）。

由於秀朗社人口有限，實難面對泰雅族的威脅，因此招募更多佃民開墾，因而造成了漢人墾地的擴張。到了道光年間，由於番害威脅不再，閩人林先傳於道光八年（西元 1828 年）招募大量墾戶，從水返腳（今汐止）直接進入現今深坑村開墾。根據居民傳說，其不僅草創四舍，而且設立了集順廟。自此深坑村房舍日多，產物漸繁，而且由萬順寮到楓子林至石碇坑之處人煙稠密。隨著商肆運送的需要，逐漸形成了市街，不僅成了地方之中心，更帶動了鄉境內其它聚落之發展。清光緒十六年（西元 1890 年）烏月等五庄的合約字，對深坑、景美溪中上游的拓墾又有了更進一步說明。隨著犁耕農作的移民在新店溪支流景美溪一帶的向前推進，不僅泰雅族的獵場逐漸內縮，隨著平埔族承管地之地權也逐漸落入漢移民手中。

## 二、景美溪中上游的拓墾背景：

早期漢人來萬順寮溪南開墾，大致是沿著寬約一百五十公尺到五百公尺的河岸平向東拓墾，其等高線高度為五十公尺。先民之所以沿河拓墾，其原因之一是距離河岸近，取水灌溉均甚方便；此外深坑屬山區，交通不便，利用陸路交通倒不如水路來得便利，是以居住河邊取其近便（註 23）。深坑位於景美河流域中游，境內南有昇高坑溪，北有萬順寮溪的流灌，提供了漢人在此地開墾時灌溉上的便利。此外，景美溪早期的水運，以楓仔林為終點（彼時楓仔林尚屬深坑），也造成深坑在早期的交通上，扮演一個水陸轉運的樞紐角色（註 24）。溪北之拓墾，目前所知，最早來深坑開墾的是許宗琴。根據許氏族譜所述：「乾隆二十年（西元 1755 年），宗琴公一房播遷深坑子新坡（阪）內開墾」（註 25）。深坑舊名簪纓，有人說是指當初最早開墾人之名字，是否即指宗琴兩字之閩南音，則有待進一步考證（註 26）。

其次開墾的中心為萬順寮。此一地名之起源，相傳於乾隆三十年（西元 1765 年），因有泉州入張萬順開闢今萬順村一帶土地而得名，但此說並無其他資料佐證（註 27）。另一值得注意的說法是：乾隆四十六年，吳伯洪、張冶金、高鐘潭、高培吉、陳光照等，與秀朗社番業戶君孝仔約定（註 28），開闢萬順寮莊，設立民隘，防禦山番。後來高姓一族向秀朗社番購得深坑仔莊開闢之權。至於土庫莊其開墾時間在乾隆、嘉慶間，而建莊時間則不晚

於嘉慶二十一年（西元 1816 年）。到了嘉慶初年，景尾（今景美）已成街市，深坑街也同時闢成，並有路可和石碇街相通。萬順寮隘的設立：臺北盆地南緣，山脈起伏，地近番界（註 29）。清代初期，景美河流域漸次開發，威脅了泰雅族棲身遊獵的場所，造成原住民報復，番害頻仍。據耆老表示，番人常從猴山坑口下山殺人。猴山坑接近萬順寮，這可能是萬順寮設隘之因（註 30）。

萬順寮隘設置的歷史，可上溯至乾隆中葉，至少在乾隆三十年以前就已設立。開墾萬順寮的高培吉曾經僱人把隘闢墾，後來高槐青繼高培吉之後接掌隘首，此時清廷終於了解到萬順寮設隘的必要，於是在乾隆五十五年（西元 1790 年），淡水廳同知袁秉義正式任命高槐青為萬順寮隘隘首。後來高槐青之子高陽又接掌為隘首，其下有隘丁十二名。為了支付設隘所需經費，就番界附近田園，徵收一定租穀，稱之為隘租。萬順寮地區，最初是由番業戶每年貼納隘糧四十八石。但因丁糧不敷，是以將溪南五莊以及山坑，出資工本，招佃同隘丁分墾，以資糧食。在高陽接掌後，將烏月等莊之田，每甲供粟三石，共一百五十餘石。萬順寮隘的設立，使得萬順寮地區墾務得以順利進行，也造成了後來溪南五庄的建庄（註 31）。

溪南五莊的開發：在溪北萬順寮地區墾務進行的同時，溪南的拓墾活動也已經展開，其過程更為艱辛。今將其開墾次序分為五個階段：第一階段：乾隆四十年（西元 1775 年）十一月，漢人陳金瑞向雷裡社土目東義乃，以四十大元代價，給出口糧山埔一所，坐落萬順寮溪南。其範圍東至高月坑，即楓仔林上雙坑口為界；西至高述坑，即猴山坑為界；南至崙盡水為界；北至溪為界。這個範圍，包括今日的深坑地區在溪南的所有平地，以及今日木柵的猴山坑、魚衡仔和石碇的楓仔林地區（註 32）。第二階段：嘉慶三年（西元 1798 年）十一月，陳金瑞因開墾乏力，再招得股夥吳伯洪、張冶金、潘德挺、黃正心、高鐘墀、番敬元等六人，共合七股，同雷朗社業戶君孝仔暨白番等，繳納補墾銀八十大元，共同從事開墾（註 33）。第三階段：後因內山生番兇狠，屢出殺人，於是七股公議再招股夥三人，共十股。設隘防番，共闢土地，在艱辛困苦的環境下建立三莊：首先是嘉慶二十年（西元 1815 年）三月，阿柔莊及麻竹寮莊建成，均分別立十股分管字。其後於嘉慶二十二年（西元 1817 年）十二月，烏月莊（發達埔）開成，亦立十股分管字（註 33）。第四階段：嘉慶十七年（西元 1812 年），因番害威脅持續存在，開墾者屢遭殺害，故先前十股又招佃夥六股前來開闢贛耽埔。道光二年（西元 1822 年）十二月，贛耽埔開成，即立分約字十六紙。至道光六年（西元 1826 年）十一月，楓仔林莊開成。乃業佃十三股再招佃人十三股（共二十六股）前來幫墾，開墾水圳工本浩大，及開墾成莊，共立分管田園約字二十六紙（註 33）。第五階段：道光年間，深坑其餘各地也陸續開墾。

### 三、開墾組織及墾拓情形：

當大批安溪移民進入深坑地區時，他們首先到達萬順寮及大坑地區，同秀朗社番業戶繳出一筆費用，以獲得土地開墾權。而整個地區的開墾需要投入大批資金和人力，不是個人所能勝任，於是產生了開墾組織。在發現一張的契約中，明白指出，深坑確實是有墾號存在的，墾號名稱就叫「吳高陳」，且有其戳記—「萬順吳高陳記」，此契立於乾隆五十三年（西元 1788 年），此時萬順寮庄名已經出現，即已經建庄（註 34）。對照伊能嘉矩對萬順寮庄建立情形的記載，則應屬可信。此墾號在乾隆後期成立，向雷朗社番業戶給墾，先開闢

溪北的萬順寮，而深坑仔於同一時間開墾。此時溪南的開墾人陳金瑞，因勢單力薄，遂邀「吳高陳」墾號加入開墾。在嘉慶三年（西元 1789 年）的補墾契約中，確定了深坑地區的墾拓主力，即吳、高、陳、張、潘、黃及番業戶韓敬元。之後阿柔、麻竹寮、烏月、旺耽、楓仔林，甚至溪北的土庫，都是以這七股為主力，從乾隆末年至道光初年，完成了深坑的初墾。

宗族在漢人拓墾台灣的過程中，宗族往往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憑藉血緣關係再加上地緣意識的凝聚，漢人在短短一百年的時間中，即將台灣西部平原開墾成阡陌良田。早期漢人拓墾深坑的歷史，其實也是整個台灣開發史的縮影和寫照，是以宗族在深坑的拓墾過程中亦居關鍵位置。其中許姓族人是最早入墾深坑的拓荒者，而高、陳、張、黃四姓相繼到來。這五姓族人，正是開墾深坑的主要宗族。

以下即分述各族開墾及發展的歷史：

（一）、許氏宗族為最早入墾深坑者，其拓墾者以許宗琴派系為主，此派原籍泉州府晉江縣南門外四十一都田寮鄉，乾隆二十年（西元 1755 年），許宗琴一房先遷至深坑子（今深坑村），再遷至新陂內（今土庫村）墾殖，迄今已歷八世（註 35）。

（二）、高姓宗族：許姓族人雖是最早入墾深坑之宗族，但在開墾深坑的五大宗族中，還是以高氏一族最具代表性。高氏一族原籍泉州府安溪縣積德鄉新康里大平鄉，上派五房，下派八房，最早來深坑開墾的以下派八房之高積和派下為主，如高培吉、高鍾符、高鍾壇、高培從（隨）等皆是（註 36）。乾隆年間，萬盛庄官佃高綠，即高培吉，率族人來到深坑，開闢萬順寮。以此地凶番出沒，高培吉遂設萬順寮隘，僱隘丁防守，以保護墾民。後來他的兒子高鍾還（即高槐青）繼其志業（註 37）。

（三）、陳姓宗族：深坑旺耽地區為乾隆時泉州人陳大耽所開闢，迄今陳姓仍為旺耽主要大姓。旺耽陳姓以「筍山」與「內造」兩支為大宗，深坑名人陳秋菊屬「筍山」派系（註 38）。阿柔鄉陳姓，原籍泉州府安溪縣積德鄉崇信里內灶鄉下湖尾杉樹腳厝，其開基祖有五兄弟，約於乾隆、嘉慶年間來開墾（註 39）。

（四）、黃姓宗族：深坑黃姓宗族源自於紫雲黃氏，大部來自泉州府安溪縣，其一世祖為黃，分屬幾個不同的系，其中以黃世賢派系最具代表性（謝依璇 2001）。黃世賢此一支派來自福建泉州府安溪縣長泰里參內鄉岸水三落厝。此派系出黃綱，至乾隆年間，第三十一世黃世賢攜子自安溪渡海來台，先落腳三芝土地公埔，購地十餘甲，墾殖三十餘年後逝世。其五子相繼遷來深坑，最初住在草地頭，後來遷往深坑仔半山上，再移居深坑街。至第三代黃連山時，才率六子過溪，至麻竹寮建宅定居，子孫繁衍，人丁旺盛，勤儉力田，家業漸富，至日治時期，已成為地方豪族（註 40）。

（五）、張姓宗族：深坑張氏以張雙慶派系為主，其祖籍為泉州府安溪縣積德鄉新康里大坪社後崙厝，其來台祖為第二十世張啟賞，於乾隆年間與妻攜子渡海來台，於深坑墾耕居住。而張啟賞後來回大陸逝世於原鄉。其子孫在深坑繁衍至今，已歷十代（註 41）。

宗族繁衍與壯大是深坑各大宗族，在歷經開墾階段之後，自清代末期開始，各自在地方上嶄露頭角，或參與政治，或經營商業，人才輩出。深坑的近代歷史，可說是這些宗族的傑出人物所構成的，以黃氏宗族為例，分別有黃世賢派系、黃重殊派系及黃廷瑞派系三支在地方上嶄露頭角，其中以黃世賢派系為代表。

#### 四、清代產業開發與交通：

先民來到深坑開墾之初，一般以種植稻米和甘薯等糧食作物為主。深坑原是以農業為主的鄉鎮，但自先民在山地栽種染布重要原料「大菁」後，深坑因此開始經濟發展。此外，並在山坡隙地栽種大菁(山藍)，因大菁為染布的重要原料，遂成為深坑農家重要經濟來源(註42)。嘉慶初年，即有福建泉州人井連侯攜茶苗至深坑之土庫莊栽種，之後始逐漸移植附近各莊，因氣候、土壤適宜而大量繁殖，於是文山堡各地山腳一帶均普遍種植。咸豐年間為其極盛時期，可是後來人工合成的靛藍取代了天然的靛藍，再加上茶葉利潤較厚，因此原先到處可見的大菁，已為新興的茶園所取代，所以深坑地方為臺灣地區和文山地區最早種茶樹的地方(註43)。

文山地區的古契約中，有茶樹記載的以深坑為最多。從深坑現有之舊契約來看，最早在嘉慶五年大坑(今萬順村)的契約中，已有茶圃(園)名稱的出現。道光、咸豐年間，深坑各地契約陸續有茶櫟、茶圃字樣出現(註44)。同治、光緒年間，茶樹種植變為普遍，如同治十一年(西元1872年)在昇高坑，即有將茶山贖出，招人栽種小種茶櫟之事。同治十三年(西元1874年)二月，有人將炙仔頭坡(今昇高村)的小種成茶三千餘櫟做抵押，向別人胎借佛銀。可見此時茶櫟在深坑、石碇已成為胎借的抵押品，或為勞力的報酬，成為商品經濟重要的一環(註45)。

文山地區茶種以烏龍為主，其茶業發展，與淡水開港有密切關係，《臺灣通史》記載：茶之佳者，為淡水之石碇、文山二堡…道光間，運往福州發賣。迄同治元年，滬尾(淡水)開港，外商漸至(註46)。深坑之茶農，採摘生葉，製成粗茶後，就地賣與茶販，再由茶販運往大稻埕買賣。茶販住在深坑街和土庫、楓仔林等地，至山上茶園，先期向茶農貸以資金，預約來年所有收穫之茶，俟茶葉收成後，加以收購進行粗製，再運往大稻埕(註47)。

就茶葉運輸而言，除經由水路外，大多數茶農和茶販均經由茶路將茶葉運往臺北。根據「茶路碑」的碑文記載：臺北附近茶產地以深坑、石碇為大宗。於是在春、冬二季，茶農肩挑背負，分由格頭、烏塗窟、石碇、員潭仔(以上均屬石碇)、阿柔坑、萬順寮、土庫、深坑仔等地(以上屬深坑)，越觀(音)山嶺，經石泉巖，下六張犁，售賣於市肆。這就是從深坑草地尾到六張犁的茶路(註48)。

此外，根據石泉巖旁之「重修觀山嶺路橋碑」，其碑文如下：

茲將緣題名式(氏)刻于左

董事白綿隆、陳廷牙捐良各拾元。艋舺(奎)府聚街蘇泰成捐良(銀)四元。陳乾記、陳理記、德記棧，李順榮、金順利、興吉號、協和號條每捐各貳元。陳祥記、陳奇芳、新晉豐、新協利、永祥、新益晉、金長成、黃吉盛、萬榮號、正成號、泰益號、益源號、泉成號三條每捐各壹元。下內埔、六張犁二庄，陳延川、陳源安、陳海三各每捐貳元。陳佛成、周緩每各壹元。深坑仔街陳捷興捐拾元，林日旺捐肆元，倪勝源、義美號、黃(重)殊、黃進益條各捐貳元。陳自成、林嘗、黃旺、永成、萬成條各捐壹元。烏月、大崙、楓林，黃獅捐貳元，楊齡、王來各捐壹元。石碇街陳誇捐五元，王悟、陳文滔各四元，義興捐貳元。通源、協勝、大興、泉成、詹同、吳和尚條各乙元。計共捐良一一二元一開石工凝□起完工什用□同治九年庚午清和月 日署石(註49)

從對這條茶路捐錢者的名單中可以看到，捐款者包含了來自石碇街、楓仔林、烏月、深坑仔街等茶葉產區之茶農、茶販、茶商，如其中陳捷興、倪勝源、萬成、黃（重）殊（德興）即為深坑街上著名四大商號；林嘗在炮仔崙有大片茶園，亦兼營製茶。另外也包含了下內埔、六張犁等地中間茶商。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艋舺的茶商占捐款者半數，由此可以看出，在同治年間，台茶大量銷往國外之時，自文山茶區經過深坑至六張犁到艋舺的茶路，事實上牽動了茶區至茶館之間的整個貿易網絡。見（照片 2-1-1）



（照片 2-1-1）

而附近山區的茶葉，匯集於深坑後，亦可從水路直達艋舺，售與茶館。深坑位於文山地區茶葉輸出的水陸交通樞紐，自然成為文山茶的集散地。茶農、茶販和茶商群集於此，進行交易、轉運，也因此造成深坑街的逐漸繁榮。

並在「淡蘭擬闢便道議」中，有詳細的描述：自計艋舺武營南門啟程，五里古亭村鋪石：五里觀音嶺腳，亦鋪石：十里深坑仔街，有渡，宜船：五里楓仔林，田腔尚開：五里石碇仔街，凡石圳三處，宜鑿寬廣，便與馬來往……十七里喝瑪蘭三結街，大路平……。直到光緒十一年（西元 1885 年），台灣巡撫劉銘傳為討伐原住民之需要，才將此路完整的開通，路面寬三至四尺（註 50）。見圖（2-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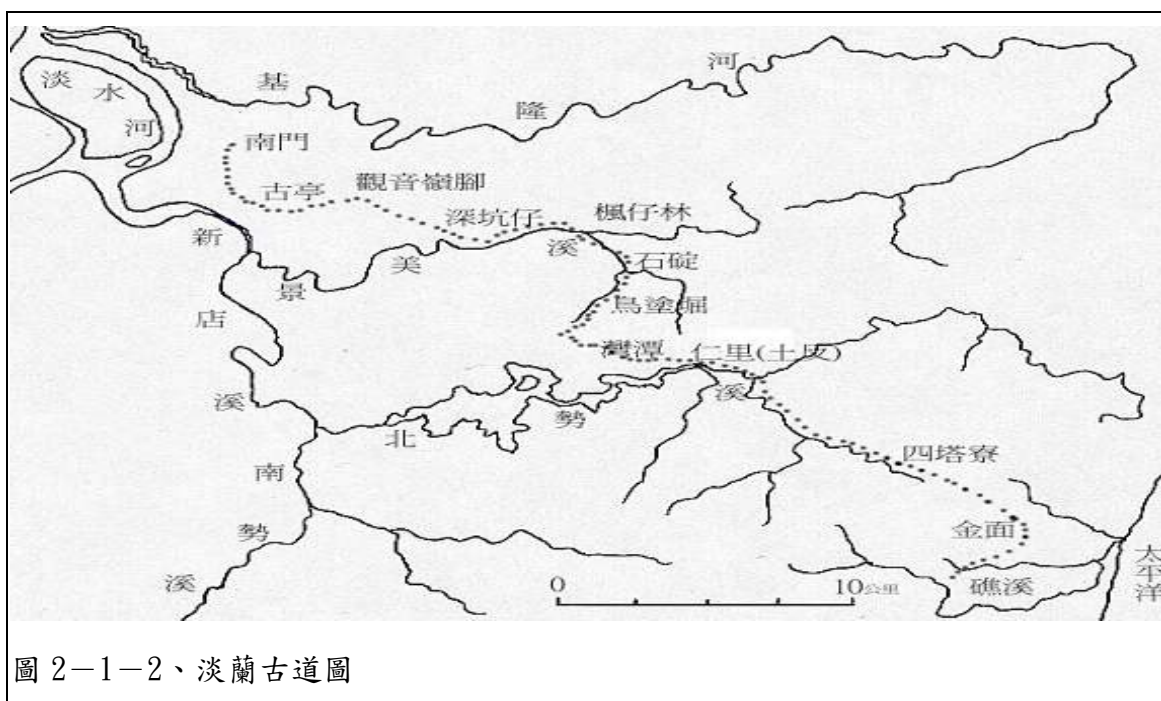


圖 2-1-2、淡蘭古道圖

由此可以看出，在同治年間，台茶大量銷往國外之時，自石碇文山茶區經過深坑至六張犁到艋舺的茶路，事實上牽動了茶區至茶館之間的整個貿易網絡。而附近山區的茶葉，匯集於深坑後，就水運而言，坐船自景美溪東行，至楓仔林(清代屬深坑)為河運終點。見（照片 2-1-2）往昔，深坑對外交通，水路方面是靠撐船經由景美溪到台北。茶葉盛產以後，居民從深坑撐船載茶菁到大稻埕去賣，回程則載一些日用品回家。當時，大概有七十多艘船往



（照片 2-1-2）

來運貨，交通十分繁忙，而當地學童上學，往往也以船為交通工具。見（照片 2-1-3）

在陸運方面，自台北六張犁越祖師公嶺，下山後即到達深坑，再向東走，則進入山區（今莊敬隧道上方）南麓，經深坑、楓仔林、石碇，過樹梅嶺出坪林尾，經湖潭而達宜蘭，走出了早期的北宜山道，到日據時期，就一直為北宜路的必經要站（註 51）。早期從宜蘭往台北，要從貢寮、平溪，經過楓仔林（今屬石碇）走小路來深坑，那時的山路寬僅兩、三尺。後來清廷開闢了景美—深坑的道路，但是也只是粗具路的形狀，未鋪砂石。



（照片 2-1-3）

深坑一方面扮演北宜道上自台北進入東南山區的門戶角色；一方面又位於水陸交會之地，交通地位重要。內山(坪林、石碇)交通不便地區居民，便在深坑採購日用品，形成一地區性市場。深坑位於文山地區茶葉輸出的水陸交通樞紐，自然成為文山茶的集散地。茶農、茶販和茶商群集於此，進行交易、轉運，也因此造成深坑街的逐漸繁榮。至光緒中葉，台北盆地以大稻埕、艋舺為核心區域。盆地周圍興起的城鎮中，以深坑街、石碇街、大溪街為最著。這三個市鎮都是因茶和樟腦而興起的產業市鎮，至光緒二十年(西元 1895 年)前後，深坑、石碇已成為台北盆地中的二級城鎮（註 52）。見（圖 2-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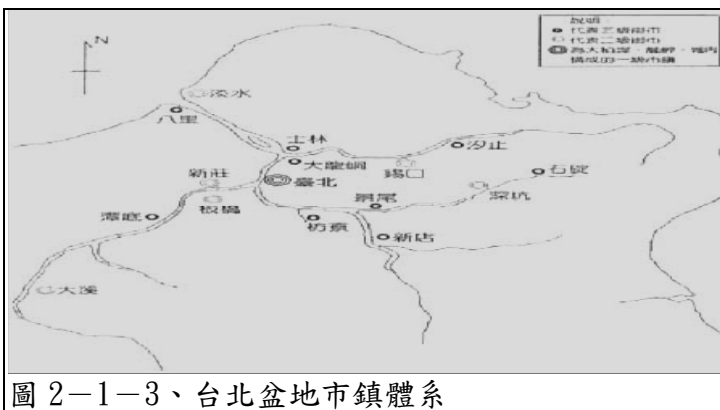


圖 2-1-3、台北盆地市鎮體系

## 五、深坑鄉地名由來：

「深坑」，先民雖用簡單的兩個字命名，卻把一個複雜的地理學名詞，用簡潔易懂的方式呈現出來。甚麼複雜的地理學名詞？這裡的特殊地形，是由「鑿掘曲流」與「嵌入曲流」所交互造就出的「深」陷型「坑」谷地形。流經本鄉的景美溪，把本區切割成縱「深」形狀的「坑」谷地形，故稱之為「深坑」（註 53）。

景美溪從木柵往東延伸，到上游經深坑的土庫到達雙溪，再往上游繼續發育，成為台北通往「十分寮瀑布」的「縱谷型道路」。在深坑這一段，景美溪「下切」作用，侵蝕坑谷，掘鑿出深達十公尺到十五公尺的坑谷曲流，地形學上稱為「掘鑿曲流」。這些坑谷的特徵，就是河谷形成「深溝狀」，好像河流故意把河床放入雕刻好的河床中、視覺上好像有「嵌入」之感，這種特殊地形的曲流，稱之為「嵌入曲流」。它的特徵就是河床狹窄、兩岸低位河階面發達，這些低位河階地反而成為農民利用的平面空間。嵌入平原面的「階崖」剖面，

上部一至二公尺通常是沙礫層，下部為岩盤層，谷底則由溪流進行「側切」所拓寬而成的地表（註54）。

現今的深坑鄉，早期開墾地在深坑村，另外還有「萬順村」，這是清代設立「萬順隘寮」的地方，隘寮就是為防止原住民「出草」，建立瞭望台，由官方派駐隘丁守隘，或由民間自己募款，招募隘丁來守望，以防不測。鄉內還有一處地名叫做「土庫」村，「土庫」，不是「土」地銀行的金「庫」，而是儲存稻穀的土製穀倉，有如「土」造倉「庫」，故稱「土庫」。新店支流「景美溪」在這裡長年下切作用，形成峽谷區，雕塑出特殊的地理景觀，農民卻能利用僅有的河階地墾耕，還能豐收，創造糧食奇蹟，餘糧先存放在土造的倉庫，透過牛車隊運送到景美輸出。所謂：「掘鑿曲流造深坑，鬼斧神工開天地。『萬順寮隘』土牛痕，平埔漢人來農耕，稻穀餘糧存土庫，牛車運到景美村。」

以下針對深坑地區古地名的由來加以介紹如下：

- (一) 簪纓：為深坑的舊名，簪是古時男子戴冠時，連冠於髮的笄。纓，一義為帽帶；另一義為纓絡，為顯貴的服飾。簪纓為官宦之服飾，喻高官顯宦。同時簪又可解為婦女綰髮的釵。深坑為何舊名簪纓？有幾種說法。第一種是認為，深坑仔地區，地形狹長，形似簪纓（註55）。第二種是認為，深坑老街對面的山形，似女子簪纓於頭，故名簪纓（註56）。第三種則認為，應與最早開墾者許宗琴有關，蓋宗琴與簪纓閩南音相近（註57）。
- (二) 萬順寮：有二種說法，一為乾隆三十年泉州人張萬順闢深坑萬順寮，此地地名即紀念張萬順而來。另一說為先民開闢此地，為祈求萬事順利，不受番害故名（註58）。
- (三) 大坑：在今萬順村。此地地形因大坑溪自山頂流下，形成明顯凹陷的坑谷，故名。
- (四) 大坑外股：在今萬順村。大坑溪流至此處，向外側轉彎，流入景美溪。大坑外股，適位於此一外側轉彎之處，「外股」即外側部份，故名。
- (五) 草地尾：今萬順村景美溪北岸之溪邊，自今之南深路口至大坑入口，先民來開墾時，見這裡盡是一片草地，以景美溪上游方向為頭，遂稱今南深公路口附近為草地頭；大坑入口附近為草地尾。
- (六) 圳古後：今深坑村，「古」音同「股」，即一股水道，與圳同義。圳古後，指該地在股圳道之後。
- (七) 新陂內：今土庫村，「陂」通「埤」，當初許氏族人自陂內坑遷至此地，也發現有一埤塘，遂稱之為新陂，居住地在此新陂之內側，故名。
- (八) 半山：在今深坑村，因此地位山腰而得名。
- (九) 崩山：今土庫村，先民來此處開墾時，上頭曾有一處山崩塌下來，故名。
- (十) 三腳木：今萬順村，先民來此開墾時，見到此地有三棵巨大樹木，成三足鼎立之勢，故名之，今已不存。
- (十一) 土庫：今土庫村，先民來此開墾時，為防番而以土砌成之防禦設施。另一說則為土做的米倉。
- (十二) 土庫尖：在土庫後方之山系，因土庫而得名，稱土庫山系。其中有一明顯的山尖。
- (十三) 平埔：今深坑村，該地為河邊一片較平坦之地形，故名。



- (十四) 阿柔坑：今阿柔村，阿柔有兩說，一為人名；另一說則指出，此地有漢人來開墾時為隘丁莊，又稱隘寮埔，「阿柔」可能為隘寮二字轉音而成。坑為坑谷地形，指山區。
- (十五) 阿柔洋：今阿柔村，洋指平原。此處指阿柔地區較平的地方。
- (十六) 大崙腳：今阿柔村，自深坑南方二格山系草埔山頂附近有一條大崙向北延伸，至阿柔洋南方高度下降稱之。
- (十七) 大崙尾：今阿柔村，從大崙腳向南延伸，至阿柔洋南方高度下降稱之。
- (十八) 烏月：今昇高村，此地多杉木林，到了晚上一片漆黑，很晚才看得見，故名烏月。
- (十九) 麻竹寮：今昇高村，先民來此開墾建寮，因見此地遍地種麻竹故名。
- (二十) 公館後：今阿柔村，清治時期，官方在萬順寮溪邊設有公館，公館後因位於公館隔河之後面而得名。
- (二十一) 炮子崙：今阿柔村，深坑本地人稱柚子為炮子。以前山崙上遍植柚子，故名。
- (二十二) 土巷：今昇高村，是指從山頂下來的路，這條路因位於兩山崙之間，兩側夾峙，且多為土壁構成，看起來好像巷子，故名。

## 第二節、日治時期開發：

### 一、日治行政區變遷

日人佔領台灣後，拳山堡隸屬於台北縣。明治二十八年（西元 1895 年）八月八日，日人設保良局總局於大稻埕，在文山地區的深坑街和新店街設立分局，此時深坑地位已日形重要。次年廢台北縣，置文山保務署於景尾街（註 59）。明治三十年（西元 1897 年）六月，地方官制改革，置景尾辦務署，管轄原文山堡區域，下轄二十二區，次年並在深坑街及坪林尾街置辦務之署。明治三十三年（西元 1900 年）十二月，於深坑街設深坑辦務署，景尾則成為支署（註 60）。見圖（2-2-1）此時深坑已代替景尾，成為文山地區最重要城鎮，同時也為次年改制深坑廳預作準備。



西元 1901 年十一月，地方官制改革，廢縣及辦務署，置二十廳，並於深坑街設立深坑廳，管轄原文山堡地區，包括深坑街、楓子林街、大溪墘庄、鹿窟庄、石碇街、磨石坑庄、烏塗窟庄、水底寮庄、小格頭庄、頭廷魁庄、陂內坑庄、福德坑庄、九芎坑庄等共 13 處。

以丹野英清為廳長，其下有景尾、坪林尾二支廳，而景尾支廳包括有景尾街、木柵街庄、公館街庄、七張仔庄、新店街、塗潭庄、屈尺庄、直潭庄、公館崙庄、四城庄等共 10 處。坪林尾支廳包括有坪林尾街、柑腳坑庄、闊瀨庄、大舌湖庄、樟梔坑庄、鶯仔瀨庄、粗窟庄、竹子易庄、藤寮仔坑庄、倒吊仔庄、四堵庄等共 11 處（註 61）。

見表（2-2-1）其所屬行政區域如下表：

表 2-2-1、深坑廳所轄行政區域深坑廳直轄

深坑廳直轄	深坑街	楓子林街	大溪墘庄	鹿窟庄	石碇街	磨石坑庄	烏塗窟庄	水底寮庄	小格頭庄	頭廷魁庄	陂內坑庄	福德坑庄	九芎坑庄
景尾支廳	景尾街	木柵街庄	公館街庄	七張仔庄	新店街	塗潭庄	屈尺庄	直潭庄	公館崙庄	四城庄			
坪林尾支廳	坪林尾街	柑腳坑庄	闊瀨庄	大舌湖庄	樟梔坑庄	鶯仔瀨庄	粗窟庄	竹子易庄	藤寮仔坑庄	倒吊仔庄	四堵庄		

資料來源：深坑廳編，（深坑廳第二統計書），頁 1-3。

深坑廳設於深坑街上（在今深坑分駐所的位置），使深坑的地位也隨之提高，當時街上，除深坑廳外，有台北地方法院深坑登記所、深坑郵便電信局、深坑公學校、深坑小學校（全文山區唯一之小學校，供日童就讀）、深坑區街長事務所，此時深坑已儼然為台北盆地東南之政治中心（註 62）。見（照片 2-2-1、2-2-2）



（照片 2-2-1 深坑街）

深坑在台北盆地邊緣不斷地發展下，於明治 34 年（西元 1901 年），變更地方制度為二級制，廢縣及辦務署，全島為二十廳合為十二廳，下設支廳，當時台北廳下設深坑等十三支廳及台北廳直轄區，支廳下分合舊時之街、庄以為區。大正元年（西元 1911 年），調整支廳轄區，成為台北廳下轄深坑等十一支廳及台北廳直轄區，而深坑支廳轄深坑、坡內坑、小格頭、楓仔林、石碇等五區長役場（註 63）。見圖（2-2-2）：



（照片 2-2-2 深坑街）



圖 2-2-2、深坑廳管轄圖

## 二、日治產業開發與交通：

光緒 21 年（西元 1895 年），清政府由於甲午戰爭失敗，將台灣割予日本，台灣開始接受異族統治。日人治台之初，由於一切尚在混亂中，首先著重於政治控制與社會的安定，無暇發展台灣的產業，而茶葉在日治初期也未獲得進展；但之後台灣茶葉的發展，雖然主要依據清末以來的基礎再向前推進，但因民間繼續推廣茶葉與製造外，加上日本政府的企畫支配，也使台灣茶葉的生產步上企業化的經營（註 64）。

明治 33 年（西元 1900 年），更動各辦務署轄區，將原景尾辦務署移至深坑，轄文山區及其東部的大平、溪尾寮、烏山、料角坑田庄之區域，於是文山堡一帶的行政中心便由景美轉移至深坑，其原因可能與陳秋菊等人的抗日行動以及治理番社有關；另一考量是就殖民地是經濟以榨取殖民地的資源來看，且深坑當時為茶葉的集散地。

由行政區的設置，可知日治初期深坑茶葉也對其本身發展產生影響，成為台北盆地東南邊緣的經濟中心，亦為北宜間的陸運要站，造成其在台北盆地東南重要性提高，地方上的建設也因此發展起來。深坑設廳之後，首先亟需改善的，就是交通。陳秋菊、鄭文流等降日後，率部下開台北經祖師公嶺、深坑而通宜蘭的道路，此路大部份循劉銘傳所開舊道，於明治三十一年（西元 1898 年）動工，至明治三十三年（西元 1900 年）全部完成。後來為促進地方繁榮，又於明治三十六年（西元 1903 年）築深坑景美道（註 65），從此台北可經由景美而達深坑。

此外，由於新店、屈尺地方樟腦業與林業之發展，但新店至屈尺間，需越過險惡之新店溪，當時無橋，需靠渡船，交通不便，深坑廳遂於明治三十八年（西元 1905 年）興工建築新店至屈尺之道路，此路之開成，同時也促進了深坑廳之理番事業（註 66）。原本景美溪也擔負著茶葉的運輸責任，但約在明治 43 年（西元 1910 年）左右，景美溪已經淤淺，無新交通工具代替。輕便路也在深坑對外交通史上古有重要地位，日人在據台之初，為運輸軍需品起見，在各地鋪設軍用輕便軌道，專供台車行駛，台車又叫「輕便車」（註 67），係以人力推動（以竹竿撐地使車前進，其速度較腳踏車要快）。

大正元年（西元 1911 年）後輕便軌道改為民營。有一條路線是從古亭庄的南門開始，經過景美，到達新店。大正八年（西元 1919 年），又增建景美—深坑線，用以運茶、運煤及載客。其後因石碇的茶和煤逐漸發展，輕便軌道又延長到石碇。石碇、景美間輕便鐵路在大正 8 年（西元 1919 年）才鋪設完成，未能適時接替，且靠茶路的人力擔運，遠不及河運及公路的運輸快速、輕便，成本又高（註 68）。大正 9 年（西元 1920 年），由於深坑優越性不再，且全島抗日風潮逐漸平息後，日政府又將行政中心轉移至新店，使得深坑在政治上的重要性為之降低，所以自大正 9 年（西元 1920 年）以後，深坑所隸屬的文山地區，行政中心便一直都在新店。大正 10 年（西元 1921 年），由於世界性的經濟不景氣，台灣茶葉出口量突然減少為 6,879,598 公斤，約僅有大正 7 年（西元 1918 年）的一半，當時印度、錫蘭（今斯里蘭卡）、爪哇等產茶國，大幅改善製茶技術，產製的紅茶大受英、美消費者的歡迎；加上當時蔗糖、米、香蕉及鳳梨罐頭等出口的增加，茶葉外銷價值所佔比率乃相對降低。當時，台灣烏龍茶市場竟為其擊倒，台灣面臨了茶業危機。而深坑也在連續的衝擊下，茶葉產受到影響，逐漸淡出舞台。

大正 10 年（西元 1921 年），台北鐵路株式會社修築萬華至新店鐵路，於同年六月通車。在此之前，雖有大正年間設的景美—深坑輕便軌道，用以運茶煤和載客，但是整個運量則不及萬新鐵路，其載客量僅及後者之四分之一，載貨量則略少於後者，造成經濟重心也隨著交通重要性而轉移（註 69）。大正 11 年（西元 1922 年），中和—景美道和板橋—景美道的相繼開通，完成了景美四通八達的網路，由於景美位於台北新店、板橋、石碇間交通輻輳之地，商業繁勝。此時之景美由於位於臺北、新店、板橋、石碇間交通輻輳之地，商業繁盛，地位不但凌駕深坑，甚且取代新店，成為文山地區的政經中心。而深坑因其為台北盆地東南邊緣，形成漸趨沒落的市街（註 70）。

大正 13 年（西元 1924 年），蘇澳至基隆鐵路通車。在此之前，其支線平溪線（三貂嶺站分，至菁桐坑），亦已於大正 10 年（西元 1921 年）通車。從此宜蘭地區往平溪等地之貨物可直接運往基隆，不必經深坑（註 71）。隨著時代的進步，深坑開始有公車行駛，時間約在昭和八、九年（西元 1933、1934 年）年，是由高源發所開設的「大新公車」，行駛景美、深坑一帶，擁有十幾輛車，後來日本人將其改組，收歸公營。自公車開始營運後，船運的速度相較之下顯得太慢，因此逐漸被淘汰了。

以上的種種，加上日本政府對茶葉的導向偏向地區，對原已受經濟不景氣影響的深坑而言，失去了交通上的樞紐地位，無疑是雪上加霜。在深坑茶葉的生產區位條件逐漸失去後，茶葉生產也逐漸沒落，且行政的重心不再，以致深坑地區後來難以再發展起來。綜合而言，深坑地區原本在台北盆地東南邊緣一帶，具有貨物（茶）集散地及水路交通運輸樞紐等重要性，並在日治時期成為重要的行政中心，顯示出深坑當時對於台北盆地而言，在政治、交通上的重要性與地位。不過，由於大環境的沒落（如台灣茶葉的生產價值上，在整個台灣農業的生產價值比重上已不如清末時期重要）與日本政府對茶業政策的導向偏向他區，加上交通建設未能配合（如北宜公路與萬新鐵路的開通，和輕便道完成時機無法配合景美溪的淤淺等等因素）的影響，茶業是深坑地區能崛起於邊陲地帶的唯一因素消失，此因素消失後，深坑的發展遂一蹶不振。

註釋：

- (註1) 行政院主計處，《中華民國統計地區標準分類》〈附冊—村里統計地區指標〉（行政院主計處，2003年七月）頁31。
- (註2) 《台北縣深坑鄉實質建設整體發展計劃》（台北縣深坑鄉公所，1994年二月）頁14。
- (註3) 林能士、黃明和（1997），《深坑鄉志》，（台北縣：台北縣深坑鄉公所），頁28。
- (註4) 陳培桂，《淡水廳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六月出版）卷二、〈封域志、山川〉頁35~36。
- (註5) 林朝榮，《臺灣地形》（台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57年六月出版）頁33~76。
- (註6) 鄧天德，《景美河流域之地形與水文特徵》頁33~76。
- (註7) 趙佑志，《台北最早的茶鄉—深坑鄉初探》（師大史學會刊）第35期、1991年六月、頁65。
- (註8) 林能士、黃明和（1997），《深坑鄉志》，（台北縣：台北縣深坑鄉公所），頁56~62。
- (註9) 《台北縣文獻委員會》《台北縣志》卷三、（地理志下）、第二章（土壤概要）頁837~838。
- (註10) 《台北縣文獻委員會》《台北縣志》卷三、（地理志下）、第二章（土壤概要）頁840~841。
- (註11) 何春蓀，《台北基隆沿海至桃園縣大溪間煤田地質及構造》頁34。
- (註12) 《臺灣省重要都會區環境地質資料庫84年度調查報告》《指南宮調查區》頁84~85。
- (註13) 何春蓀，《台北基隆沿海至桃園縣大溪間煤田地質及構造》頁60。
- (註14) 趙佑志，《台北最早的茶鄉—深坑鄉初探》（師大史學會刊）第35期、1991年六月、頁66。
- (註15) 森丑之助，《臺灣蕃族志》第一卷（全）頁314。
- (註16) 詹璋，《從淡新檔案義渡資料探討深坑之初墾》《東南學報》、第十八期、1995年12月，頁263。
- (註17) 伊能嘉矩著，楊南郡譯註，《平埔族調查旅行》頁145。（遠流出版社、1996年）
- (註18) 戴炎輝，《清代臺灣之鄉治》頁372~376。
- (註19) 高拱乾編輯，《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史料叢書》、第一輯、頁189。（臺灣：大通書局，1984年）
- (註20) 伊能嘉矩著（1907年），《大日本地名辭書續編：第三、臺灣》頁32。
- (註21) 《臺北縣志》、第二冊、〈開闢志〉、頁1341~1342。
- (註22) 《臺北縣志》、第二冊、〈開闢志〉、頁1354~1356。
- (註23) 林能士、黃明和（1997），《深坑鄉志》、〈開發篇〉、（第二章深坑最初的拓墾）頁96。
- (註24) 《深坑廳第二統計書》〈地勢及山川〉頁2。

- (註 25) 金聲，《修譜談往事》〈許太嶽渡臺宗珪公宗關公宗琴公世系族譜〉參考資料  
(五) 頁 28~29。
- (註 26) 林能士，黃明和 (1997)，《深坑鄉志》、〈開發篇〉、(第二章深坑最初的拓墾) 頁 97。
- (註 27) 《臺北縣志》、第一冊、〈大世紀〉、頁 186。
- (註 28) 伊能嘉矩著 (1907 年)，《大日本地名辭書續編：第三、臺灣》頁 32。
- (註 29) 陳培桂，《淡水廳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年六月出版) 卷三、志二〈建置志：隘寮〉頁 50。
- (註 30) 詹瑋訪大坑外股耆老林心良先生所得 (1996 年七月 25 日)。
- (註 31) 陳培桂，《淡水廳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年六月出版) 卷三、志二〈建置志：隘寮〉頁 50。
- (註 32) 陳培桂，《淡水廳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年六月出版) 卷三、志二〈建置志：隘寮〉頁 70。
- (註 33) 林能士，黃明和 (1997)，《深坑鄉志》、〈開發篇〉、(第二章深坑最初的拓墾) 頁 102~106。
- (註 34) 林能士，黃明和 (1997)，《深坑鄉志》、〈開發篇〉、(第二章深坑最初的拓墾) 頁 107~108。
- (註 35) 金聲，《修譜談往事》〈許太嶽渡臺宗珪公宗關公宗琴公世系族譜〉參考資料  
(五) 頁 12。
- (註 36) 高銘賢編，《渤海高氏族譜》(台北：1994 年編著) 頁 11~12。
- (註 37) 高健仁編，《渤海高氏族譜》(台北：1967 年編著) 頁 253。
- (註 38) 謝繼昌，《仰之村的家族組織》(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4 年九月) 頁 16。
- (註 39) 《台北縣文獻委員會》《台北縣志》、第二冊、卷五、〈開闢志〉、頁 1364~1365。
- (註 40) 黃英傑編，《深坑紫雲黃氏族埔》(台北：1988 年 12 月編著) 頁 18。
- (註 41) 《台北縣深坑鄉祭祀公業張雙慶張姓家譜》頁 4。
- (註 42) 林能士、黃明和 (1997)，《深坑鄉志》，(第三章深坑的發展) 頁 120~121。
- (註 43) 深坑廳編，《深坑廳第二統計書》頁 11。
- (註 44) 深坑廳編，《深坑廳第二統計書》頁 10。
- (註 45) 深坑廳編，《深坑廳第二統計書》頁 378。
- (註 46) 連橫，(台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6 年五月出版) 頁 508。
- (註 47) 《台茶輸出百年簡史》、(台北市茶商同業公會，1965 年) 頁 32。
- (註 48) 《茶路碑碑文》、(台北市文獻委員會會立，1985 年六月)
- (註 49) 《重修觀山嶺路橋》碑文，收入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北部碑文集成》頁 166。
- (註 50) 陳培桂，《淡水廳志》(台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年六月出版) 卷一、〈封域志〉頁 25~26。
- (註 51) 林能士、黃明和 (1997)，《深坑鄉志》、(第三章深坑的發展) 頁 119。
- (註 52) 溫振華 (1978)，《清光緒二十年台北盆地經濟社會的演變》頁 136~138。
- (註 53) 洪敏麟，《台灣舊地名之沿革》、第一冊 (台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0 年四月) 頁 364。

- (註 54) 林能士，黃明和（1997），《深坑鄉志》、〈開發篇〉、（第二章深坑最初的拓墾）頁 111~114。
- (註 55) 趙佑志，《台北最早的茶鄉—深坑鄉初探》（師大史學會刊）第 35 期、1991 年六月、頁 76。
- (註 56) 詹瑋採訪廖正雄先生訪問記錄（1996 年九月二日）。
- (註 57) 詹瑋，《從淡新檔案義渡資料探討深坑之初墾》《東南學報》、第十八期、1995 年 12 月，頁 267。
- (註 58) 《台北縣志》、第一冊、〈大事紀〉頁 186。
- (註 59) 深坑廳編，《深坑廳第二統計書》頁 7。
- (註 60) 深坑廳編，《深坑廳第二統計書》頁 7。
- (註 61) 深坑廳編，《深坑廳第二統計書》頁 8。
- (註 62) 深坑廳編，《深坑廳第二統計書》頁 3~4。
- (註 63) 深坑廳編，《深坑廳第二統計書》頁 23。
- (註 64)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臺灣前期武裝抗日運動有關檔案》（台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 年五月）頁 3。
- (註 65) 深坑廳編，《深坑廳第二統計書》頁 23。
- (註 66) 深坑廳編，《深坑廳第二統計書》頁 24。
- (註 67) 度部慶之進，《台灣鐵道讀本》（東京：春秋社、1939 年）頁 276~283。
- (註 68)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台北縣志》、冊十一、卷 24、〈交通志〉頁 4694。
- (註 69)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台北縣志》、冊十一、卷 24、〈交通志〉頁 4754。
- (註 70)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台北縣志》、冊十一、卷 24、〈交通志〉頁 4733。
- (註 71)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台北縣志》、冊十一、卷 24、〈交通志〉頁 4733。

### 第三節、光復初期開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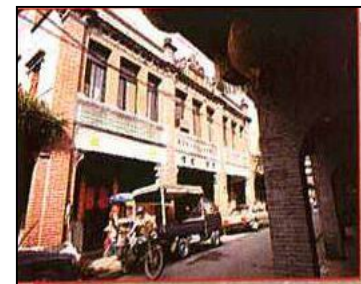
#### 一、茶葉及油煤業：

台灣光復以前，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使國際茶葉價格與茶葉市場發生變動，造成茶葉外銷不振，茶廠業務衰落，茶園大幅度荒廢，致使台灣茶葉經營者屢次遭到生產衰退的打擊。深坑的茶葉在光復後初期，產量並不多，品質、價值均差，數量也甚少。民國 35 年初，台灣省接收所有日本公私營茶葉會社，成立省營「台灣茶葉公司」，著手重建茶園、整頓製茶工廠；政府同時協助輔導將稻米的種植轉作為茶，使深坑茶的



(深坑街照片 2-3-1)

產銷一度達於鼎盛，茶葉經營遂逐漸恢復舊觀，再加上台灣茶葉多元化的經營和台灣茶葉內銷的增進，使茶葉發展再度出現生機。由於市場需求量愈增，茶農便逐漸增產，且大量外銷越南等東南亞國家及錫蘭（斯里蘭卡），外銷情況以民國 50 年間最為興盛。當時的茶價頗高，而產銷的方式則是由居住在深坑街（深坑中心地區）的茶販（所謂的中盤商）至深坑山區的各個茶園向茶農批茶，運至山下，再予外銷。當時深坑街茶行遍佈，盛況一時，儼然一條茶街。見（照片 2-3-1、2-3-2）



(深坑街照片 2-3-2)

由於茶葉市場需求日增，茶葉價格提高，茶葉的種植逐漸興盛。深坑一些原本種植香息樹（相思樹）的山林，一一被砍伐殆盡，改為茶園以供茶葉的種植與外銷。但在此後，台茶卻因茶商一時的貪念，於茶葉中混雜他物，破壞台茶在國際市場的信譽，造成台茶二次外銷受挫。

自民國 60 年代起，台灣經濟面臨轉型，由過去以農為主的經濟型態逐漸改為工商業為主的經濟形態，農業用地也因都市擴張及工商業發展而大量流失，農業在台灣經濟體系中漸趨劣勢，茶葉當然也不例外。民國六十年代，國民所得提高，國民生活休閒意識提升，打開了台茶在國內市場的生路，深坑鄉茶葉，因緊臨木柵茶園，受木柵區茶葉的競爭日益衰退。再加上民國 62 年世界咖啡價格猛漲，安哥拉等地兵災連年，印度、斯里蘭卡人口增加，中國大陸政局紛亂，各地外銷數量大減，刺激台灣茶葉界的發展，外銷量達 23,515,904 公斤之最高紀錄，但之後則持續下降。

因為本區屬北台灣基隆—新竹丘陵地帶，地質富含煤礦，是以從基隆、瑞芳、九份、金瓜石、雙溪、平溪、石碇以迄深坑一帶，過去均曾為北台重要的煤礦採掘區，是以油煤業在本鄉製造業中佔有一席之地。直到民國六十五年以後，礦區生產銳減，礦場管理不良而災變頻傳，油煤業才逐漸沒落。（見照片 2-3-3）



(照片 2-3-3)



深坑鄉直到民國七十年以後，才由地方資源型的工業生產特性，逐漸轉變為都市技術型的工業生產特性，如金屬製品、電機器材、資訊製造和精密機械等。在工商業方面，戰後初期，深坑鄉的工業發展是以農產加工及油煤業為主。截至民國六十五年以前，生產類別計算的工廠家數中，排名前三名的製造業一直是以食品、紡織、油煤及非金屬類為主。這一方面反映了與當時台北縣製造業的發展相符合，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本區的資源特性。參閱表（2-3-1）

表 2-3-1、深坑鄉製造業家數前三名之行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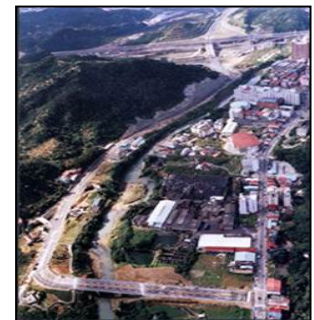
43 年	50 年	55 年	60 年	65 年	70 年	75 年
食品、 紡織、 非金屬	食品、 油煤、 非金屬	食品、 油煤、 非金屬	食品、 油煤、 機械	油煤、 化學、 木竹	油煤、 化學、 食品	電機、 金屬、 機械

資料來源：歷年來台北縣統計要覽編製而成。

## 二、郊區化與工業化：

自民國七十年代起，國內經濟產業轉型，電腦及電子機械業成為台灣產業領導地位。而位於台北盆地東南端的深坑，由於鄰近台灣都會區，在地價與勞力均較台北市為低，因此吸引許多投資者來此設廠，吸引部分人口移入深坑地區。西元 1985 年以後，隨著北二高規劃在此興建，北部丘陵、台地因鄰近人口密集的都會區，使得許多的種茶區易達性提高，此時在都市化及工業化用地需求的壓力下，加上都市地價和人力資源的上漲壓力，在比較利益下，茶園土地成為新社區及工業區爭取的主要對象，使得台北盆地邊區的鄉鎮逐漸轉型，許多企業紛紛將廠房遷至郊區以求節省成本。

自西元 1986 年以後，大台北地區人口數成長快速，深坑地區是屬於台北市東南郊區成長較快者，導致人口快速增加的原因，主要來自社會增加。目前深坑有將近一半的外來人口，因距台北市近，且交通方便，大致上歸屬於台北市的通勤圈範圍。深坑地區郊區化的現象明顯的產生，然而郊區的意識形態以及郊區性卻是透過房地產業者的炒作以及廣告的推波助瀾才得以深入民心，此外，交通建設與民生基本設施都是強化了郊區化發展的趨勢（嚴敏蕙 1996）。見（照片 2-3-4）



（照片 2-3-4）

深坑位居出入台北盆地的最前哨，對外聯絡方便的萬順村，近十年來即受到交通改善和郊區化的影響，人口增加快速，並且吸引許多電子、電機公司在此設廠。在製造業種類方面，以中小型企業的經營為主，多半以製造電線電子零件和電腦周邊設備為主。在郊區化與工業化的帶動下，深坑又逐漸由幕後走向台前，眼見未來的發展是值得我們再去探討。深坑未來發展的契機在於利用其位置上的條件，吸引外來的人口與產業，但是因為其本身地形平坦之處不多，所以如果要朝二級產業擴大發展將會受到限制，故應再尋求其他產業予以輔助，以解決發展可能受限的問題。

所以，導致深坑鄉人口增加的因素，主要是受到都會區發展進一步向外擴張，以及重大工程陸續動工影響所致。由於外來人口的增加，異質人口逐漸造成入侵階段，對原有農業人口結構的比率導致下降的改變，兼業農增加，並在都市用地增加的情況下，造成農地減少，農作項目減少，收穫面積減少等現象，造成離農化的事實；對外來異質人口的增加，承繼階段中基於需求，都市土地使用增加，使土地利用結構改變，形成住宅增加的主要事實。商業在住宅人口大量成長後，因商闖的確保而發生，終在都市效區形成新的都市景觀（管志明 1990）。

其次，台北都會區的休閒生活內容逐漸改變，深坑老街的豆腐餐飲業在近十年間聲名大噪，吸引大量遊客至鄉內品嚐豆腐美味。在此商機與工作機會的帶動下，大量推出的房地產投資改變了原有的地景面貌，土地炒作問題以及都市服務設施不足的現象也逐漸顯現。隨著重大公共建設的影響，深坑鄉將面臨遷入人口大幅增加所造成的發展壓力。

上述因社會增加而帶來的人口成長，同時也改變了深坑人口的職業結構。二級產業的人口、三級服務業人口即開始節節上升。整體而論，本鄉地形雖屬山多平原少之丘陵地，但均屬淺丘地形。在科技發達的現代，交通不便的問題可輕易解決，山地不但不具阻礙作用，反因廣大的綠地、清新的空氣、清澈的山澗、鳥語及花香，勢將成為台北盆地周邊之重要景觀、住宅、休閒最佳去處。此時的深坑面臨了極重要的都市角色轉換機會，即興建後的北宜高速公路石碇交流道的設置，使深坑的交通區位變得重要，而深坑鄉可把握高速公路交流道設置的機會，將交流道附近劃為特定區，作為高速公路休息站，並引進相關產業如餐飲、汽車旅館等，可促進本鄉的發展與繁榮。

### 三、行政區域變遷：

深坑早先是烏來社原住民的漁獵之所，明鄭時期開始納入行政體系管理。清朝咸豐、同治年間，閩南人開始由台北盆地移居至此，並沿著溪谷兩岸發展出聚落。深坑在清朝時代初屬諸羅縣，雍正元年（西元 1723 年）隸淡水廳轄下，乾隆時設立拳山堡，其轄境包括了公館以南至深坑一帶之區域（註 1）。

日本統治臺灣後，於明治三十四年（西元 1901 年）十一月，設立深坑廳於深坑街，管轄原文山堡地區（註 2）。推究日人將深坑街立為行政中心，其原因有三：（一）深坑適居水陸運交會之地，交通地位重要。（二）彼時茶葉外銷暢旺，深坑適為文山茶葉集散中心。（三）北部抗日義軍首領陳秋菊、陳捷陞均為深坑贛耽庄人（註 3），深坑廳設置於此，有「去敵之近，制敵之便」的用意。

深坑街既成為行政中心，其地位自隨之提高。日人在街區上的建設，除深坑廳署外，尚有臺北地方法院深坑登記所、深坑郵便電信局、深坑公學校、深坑小學校（全文山區唯一之小學校，供日童就讀）、深坑區街長事務所等建築，氣象已大異往昔，此時深坑已儼然臺北盆地東南方之重鎮。（註 4）

深坑廳直轄地區包括陂內坑、深坑、楓仔林、石碇。而景美支廳所轄包括今之景美、木柵（部份）、新店地區，而後者戶口數和人口數約為前者之一點六倍，這說明了在深坑廳統治中期，行政中心雖在深坑，而人口密集區卻集中在景美、新店的事實。（註5）在深坑廳統治後期，新店已成文山地區最大城鎮，其次為內湖（木柵）、萬盛（景美），深坑只有深坑仔庄列名第九，由此可見文山地區整個的發展重心已移到新店溪流域，而非景美溪流域了。佐久間佐馬太繼兒玉源太郎為總督之後，於明治四十二年（西元1909年）十月，重新改革地方制度，將從前之二十廳裁併為十二廳，深坑廳也在廢除之列，成為臺北廳下的一個支廳，統轄深坑、陂內坑、小格頭、楓仔林、石碇等五區二十一庄，新店獨立成新店支廳，轄景美、新店、木柵等地，此時深坑支廳範圍較深坑廳時期縮小一半，地位已不復從前。（註6）

大正九年（西元1920年）田健治郎擔任首位文官總督後，隨即開始改革地方制度，廢原有的西部十廳，置臺北、新竹、臺中、臺南、高雄五州，州之下廢支廳以為郡。在此變革下，原文山地區設文山郡，郡治設在新店。文山郡下設新店、深坑、石碇、坪林四庄，深坑庄轄木柵、景美、深坑三地，庄役場設於木柵，深坑並設郡警察課分室（註7）。見圖（3-1-1）：



此一時期，臺灣北部有許多重要交通建設陸續完成，對深坑的交通地位有顯著的影響。大正十三年（西元1924年），蘇澳至基隆鐵路通車。在此之前，其支線平溪線亦已於大正十年（西元1921年）通車，深坑原本具有通往蘭陽平原孔道的地位自此被取代。（註8）就深坑與臺北市的連絡交通而言，雖有大正八年（西元1919年）鋪設景美至深坑之輕便軌道，用以運茶、運煤和載客，但是整個運量來說則不如萬華至新店鐵道。再加上中和景美道（西元1906年開）和板橋景美道（西元1912年開）的相繼開通，完成了景美四通八達的聯絡網。此時之景美由於位於臺北、新店、板橋、石碇間交通輻輳之地，商業繁盛，地位不但凌駕深坑，甚且取代新店，成為文山地區的政經中心。（註9）

到光復後廢文山區，由台北縣直轄，將深坑地域劃分為深坑、木柵、景美為兩鄉一鎮，深坑庄改為深坑鄉，轄深坑、萬順、土庫、昇高、阿柔等五個村。民國五十七年，木柵、景美兩鄉鎮併入台北市，深坑鄉則隸屬於台北縣。民國八十七年，深坑鄉轄內有土庫、昇高、阿柔、埔新、深坑、萬順、萬福、賴仲共八村。（註 10）深坑地區的行政沿革，本文整理於表（2-3-2）：見（照片 2-3-5）



（照片 2-3-5 深坑鄉成立大會）

表 2-3-2、深坑鄉行政發展表：

年 代	歷 年 官 方 行 政 沿 革 紀 大 事
雍正元年 (1723)	深坑屬於淡水廳淡水堡，後隸屬於拳山堡。
光緒元年 (1875)	深坑屬於淡水廳文山堡。
光緒二十一年 (1895)	初設台北縣屬縣直轄。
光緒二十三年 (1897)	深坑屬於景尾辦務署。
光緒二十六年 (1900)	廢景尾辦務署，隸屬深坑辦務署。
光緒二十七年 (1901)	廢縣置 20 廳，隸屬於深坑廳直轄。
明治四十二年 (1909)	廢深坑廳，隸屬於台北廳深坑支廳深坑區。
大正九年 (1920)	廢廳置州，隸屬於台北州文山郡深坑庄。
民國三十四年 (1945)	廢庄改為深坑鄉，隸屬於台北縣文山區。
民國三十九年 (1950)	廢文山區，由台北縣直轄，將深坑地域劃分為深坑、木柵、景美為兩鄉一鎮。深坑鄉轄內有深坑、萬順、昇高、阿柔、土庫共五村。
民國五十七年 (1968)	台北市改制為院轄市，木柵、景美兩鄉鎮併入台北市，深坑鄉則隸屬於台北縣。
民國八十七年 (1981)	深坑鄉轄內有土庫、昇高、阿柔、埔新、深坑、萬順、萬福、賴仲共八村。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釋：

- (註1) 深坑廳編，《深坑廳第二統計書》，(台北：臺灣日日新報社，一九〇七年三月)，管內狀況及沿革，頁6。
- (註2) 深坑廳編，《深坑廳第二統計書》，頁7-8。
- (註3) 黃潘萬，「陳秋菊抗日事蹟採訪記」《臺灣文獻》十卷四期，頁51。
- (註4) 深坑廳編，《深坑廳第二統計書》，頁23。
- (註5) 深坑廳編，《深坑廳第二統計書》，頁1-3。
- (註6) 盛清沂，「臺北縣疆域沿革誌略」，收入臺北縣文獻委員會編，《臺北縣文獻叢輯》(二)，(臺北：該會，一九五六年四月。臺北：成文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三月)，頁56。
- (註7) 文山郡役所編，昭和六年《文山郡管內要覽》，(臺北：成文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三月)頁5-6。
- (註8) 臺北縣文獻委員會編，《臺北縣志》，(臺北：該會，一九六〇年。臺北：成文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三月)冊十一，卷二四，交通志，總頁四七三三。
- (註9) 臺北縣文獻委員會編，《臺北縣志》，冊十一，卷二四，交通志，總頁四六九四-四七〇二。
- (註10) 林能士、黃明和(1997)，《深坑鄉誌》，台北縣：台北縣深坑鄉公所，頁23。